

四川大学

哲 学

社会科学

论 文 选

第 2 辑

四川
大学
出版
社

四 川 大 学
哲学社会科学论文选
第 2 辑

四 川 大 学 出 版 社

1990年·成都

责任编辑：陆文璧

封面设计：冯先洁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论文选 第2辑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论文选》编辑委员会 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四川大学内)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市银河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1/32 印张 14.81 字数 350千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7-5614-Q248-1/I·42

定价：6.20元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论文选》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隗瀛涛

副主编 伍加伦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锦厚	王树德	石柱成	冉昌光
伍宗华	伍加伦	伍柳村	朱通伯
李世平	邱沛篁	项 楚	周 春
周 建	张永言	胡昭曦	唐正序
卿希泰	程贤敏	童恩正	彭盛琪
黄存德	隗瀛涛	韩世隆	

执行编委: 伍加伦 周 建

工作人员: 文 萍 范慧拓 李烈英

前 言

为了检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年来我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我们选编了《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论文选》，共4辑：第1辑，包括历史学、考古学、档案学、图书馆学等；第2辑，包括汉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学等；第3辑，包括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宗教学等；第4辑，包括经济学、人口学等。共选论文100余篇，约150万字。这些论文仅仅是4000多篇论文中的一小部份，不过“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般）”而已。入选文章基本保持原貌，仅对个别错漏之处作了校正。

十年前的今天，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同样地，我们学校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是一个思想解放、学术繁荣的时期。这十年，我校科研工作迈出了大大的一步。长期以来束缚广大知识分子的“左”的枷锁解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科研方向取消了，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个人主义”、“名利思想”的帽子摘掉了，随时挥舞在他们头上的鞭影消失了。知识分子的精神获得了巨大的解放。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了提高我们民族的文化素质，我校广大教师和科研工作者活跃在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许多领域中，认真思考，勇于开拓，努力钻研，奋笔疾书，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十年来，我校哲学社会科学的成就是突出的。科研事业蓬勃发展，学术空气十分活跃，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专著、论文成十倍、百倍的增长，质量不断提高。不少学术论文、著作在国内

外、省内外都受到学术界的好评和重视。它们或在某一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或填补了某一空白，或形成一种学派，或开拓了新的研究方向，或有新的观点、材料和发现，或形成一门学科的优势，或具有独到的学术见解，或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了依据，或直接应用、服务于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其中不少论著曾获得国家、部委、省、校级的奖励。总之，这些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学校的教学改革和学科建设，促进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的发展。

十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科学的基本方向。要继续鼓励教师和科研人员，坚持不懈地面向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理论和改革中提出的重大问题，及时研究和借鉴世界上一切有益的成果和经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提出新的见解，发展新的观念，把我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继续向前推进，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十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正确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是继续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条件和重要途径。在科学研究中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禁区，坚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努力发展学术自由。鼓励在掌握材料和扎实研究的基础上，大胆探索和争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

十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坚持继续重视基础学科，积极发展应用学科，有步骤地加强新兴学科和边缘学科的建设，坚持把象我们这样的综合大学办成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的原则，是发展和加强我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由之路。

十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把科研工作与学校重点学科的建设重点科研方向结合起来，要把青年科研工作者的培养与科研队伍的建设结合起来，才能进一步提高我校学术水平和学术地位，

争取在一些有自己特色的科学领域内形成优势。应当鼓励教师 and 科研人员把眼光投向全国，投向世界！

十年来的经验还告诉我们，要进一步提高科研质量和水平，必须进行知识结构和研究方法的换代和更新，继续克服教条主义、因循守旧、抱残守缺、封闭资料信息的不良气氛，树立博学、奋进、求实、创新的优良学风，深入城乡社会进行调查研究，提倡跨学科、跨系、跨学校的多学科、多方位的研究活动，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中，创造未来世纪的新文化。

在高兴地看到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的同时，还要看到我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依然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和探讨，同先进的兄弟学校和科研单位比较起来还有差距；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理论和改革实践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有些具有特色的学科还正在形成过程中，还有许多新的学科要我们去开创！新的领域要我们去拓展！新的课题要我们去研究！新的高峰要我们去攀登！我们还需要为之付出重大的努力！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打破旧传统的束缚，要有争鸣和创新的精神，要有坚持真理、改正错误的勇气，同时也要有安定、团结、民主、和谐的环境。只有这样，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才能有生气、才能兴旺发达。

我们对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进一步的繁荣和发展充满了信心。完全可以预测，再过十年，四川大学的科学事业将会出现“日出江花红胜火”的春天！

任重而道远，吾辈尚需努力！

陈瀛涛 伍加伦

1988年12月22日

如前

目 录

前言	(1)
语源探索三例	张永言 (1)
古汉语中与“语”和“言”带宾语有关的句式	
	甄尚灵 (26)
《广雅》散论	赵振铎 (40)
《说文解字注》与四川的方言和名物	罗宪华 (63)
——兼及以方言证古语的训诂方式	经本植
《四川方言的形成》	崔荣昌 (79)
再论刘子的作者	杨明照 (99)
《维摩碎金》探索	项 楚 (113)
论张炎词	缪 钺 (125)
《宋文选》前	张志烈 (143)
郭沫若泛神论思想探源	李保均 (166)
试论李劫人小说的艺术特色	伍加伦 (183)
诗人闻一多、徐志摩的历史比较	毛 迅 (209)
结构的艺术 抒情的诗意	
——论曹禺《家》的创作成就	华忱之 (223)
旧中国农村的历史画卷	
——重读沙汀同志的三部长篇小说	陈厚诚 (242)
香港文学的基本特征简论	易明善 (256)
意象的功能、价值与文化现象	蓝 玉 (268)
	周裕簪
诗人的气质初探	尹在勤 (287)
“意境说”与“典型论”	
——中西比较诗学札记	曹顺庆 (312)

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四种模式	冯宪光 (332)
西方现代派文学与资本主义精神危机	龚翰熊 (351)
要重视和加强文艺批评	唐正序 (366)
“蕴意结构”：戈尔德曼发生结构主义	段 炼 (380)
英语词典的沿革和发展态势	殷钟崧 (392)
谈谈“三广(体言)”与“三夕(体言)的区别	程文新 (408)
对“新闻”与“新闻价值”的再认识	郑松元 (427)
历史感——新闻工作者的可贵素质	余 杰 (448)

语源探索三例

张永言

提要 本文探讨了古汉语里三个词的语源：（一）利用亲属语言材料论证“沐猴”是一个借词，语素“沐”为藏缅语成分m(j)uk（猴/猴）；（二）根据族别和亲属语言资料推断“洞”“径”“涌（清见）”“冷”这一组寒义词同一语源，都出自藏缅语词根*grɑŋ/*glɑŋ（冷），汉语和藏缅语有平行的语音衍变过程；（三）引用古字书和晋唐用例说明“浑脱”不是译音的外来语，而是纯粹的汉语词，词的理据为“完整地剥脱”。

一 “沐猴”解

《史记·项羽本纪》：“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汉书·项籍传》略同。裴骃《史记集解》、颜师古《汉书注》并引张晏曰：“沐猴，猕猴也。”又《汉书·伍被传》记淮南王刘安与楚人伍被谈话，其中也用到“沐猴而冠”这一民间成语。《诗·小雅·角弓》孔颖达《正义》引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①、《初学记》卷二十九“猴第十五”引《毛诗草木虫经》并云：“猴，弥（猕）猴也，楚人谓之沐猴。”可见“沐猴”乃是古楚语的一个词，词义也很明确，问题只在于这个词的内部形式应当如何解释。

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五十一下“兽之四·猕猴”：“猴好拭面如沐，故谓之‘沐’。”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卷六“沐猴”条袭用此说，云：“猴好拭面，其状似人沐，故谓之‘沐’。”这显然是望文生义的臆说，未可信据。

其实“沐猴”一词中的语素“沐”乃是一个非汉语成分，也就是说“沐”只是一个记音字，应当在亲属语言的语汇中去寻求解释。

在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缅彝语群的许多语言和方言里我们都能找到与“沐”古音相符而意义为“猴/猴”的词。例如古缅甸语（Old Burmese）和中古缅甸语（Middle Burmese）的mjok，北部缅甸语支（Northern Burmish）勒威语（Letst）的mjok，拉翁语（Lawng，即浪速语）的mjok/miauk，阿威语（Atsi，即载瓦语）的mjuk。此外，藏语族的米助语（Midzu）也称猴为(a)muk。据白保罗（Paul K. Benedict）的意见，这个词的原始缅甸语（Proto-Burmish）形式当为*mjok，共同汉藏语形式当为*mrok/*mruk。

见于古文献的“沐猴”一词中的语素“沐”（muk/mewk mók）②，看来就是上举汉语亲属语言中的mjok(mjuk)/muk的对音。

在古籍中这个词也写作“母猴”。例如《吕氏春秋·察传》：“獼似母猴。”（比较《汉书·司马相如传》张揖注③：“獼似猕猴而大。”）《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宋人有请为燕王以棘刺之端为母猴者。”训诂学家对此有解释。《说文》土上犬部“猴，夔也”段玉裁注：“‘母猴’乃此兽名，非谓牝者④，‘沐猴’‘猕（猴）猴’皆语之转，字之讹也⑤。”又五下亥部“夔，……一曰母猴”段注：“单呼猴，累呼母猴，其实一也，‘母猴’与‘沐猴’‘猕猴’一语之转。”其说并是。

“母猴”“沐猴”自是同词异写，但也可能反映了一定的方音差别。在缅语支的某些语言和方言里，*mjok（猴/猴）有失去韵尾-k的。如南部缅语支（Southern Burmish）唐约语（Taungyo）的mjö，缅甸语的mjau’，塔威语（Tawoy）的mjawe’，北部缅语支阿威语方言的mju’。在彝语支里，这个词照例是不带-k尾的。如中部彝语支罗罗坡话（Lolopho）的mjo’，南部彝语支阿卡语（Akha，即哈尼语）的mjo’/(a)mju’，拉祜语的mo。此外还有藏语族固绒语（Gurung）的(ti)mju，迪嘎罗语（Digaro）的(te)mju。见于古文献的“母猴”一词中的语素“母”可能就是mjo/mju等形式的对音，自然也可能仍是mjok/mjuk等的对音：在连读中“沐”字韵尾-k与“猴”字声首g-相同化而并合于后者，故前一音节可用阴声字“母”表示⑥。“猕猴”的“猕”（比较中部彝语支傈僳语的(t)E mi [猴/猴]）也可以作如是观。

由此可见，在构词法上“沐猴”乃是传统训诂学所谓“同义复词”，即由两个同义或近义语素以联合关系组成的复合词。特点只在于它是一个由非汉语成分和汉语成分拼成的合璧词⑦。这样的例子也并非仅见。如《列子·天瑞》殷敬顺《释文》引《山海经》：“南山多猼狁⑧。”又引《尸子》：“中国谓之豹，越人谓之猼。”这样，“猼狁”就是“越语+‘中国’语”构成的复合词，与“楚语+‘中国’语”构成的“沐猴”正是同一格式。又如“齿牙”“船舶”，据有的学者的研究⑨，也可以看作与此类类似的‘中国’语+南亚语/南岛语”构成的合璧词⑩。

《诗·角弓》：“毋教猱升木。”《初学记》卷二十九“猴”引孙炎《尔雅注》：“猱，母猴也。”“猱”（nôg/new/neu）和藏缅语的mjo(k)/mju(k)大约也是同源词。

“猱”从“柔”（n-）声，而“柔”从“矛”（m-）声。（比

较“猕”从“弥”(m-)声,而“弥”从“尔”(n-)声。)据有的学者研究,古汉语里m-/n-互谐、互通的字①,其演化大抵为m(j)->n-,而藏语里也有mj->n-这样的音变。就*mjok这个词而言,在缅彝语群的语言和方言里就有作n-/ɲ-的。例如中部彝语支撒尼话和阿细话的nu,北部彝语支乌卢话(Utu)的nu,Phompha话的no,喜德话的ɲu; 缅语族卢谢依语(Lusei)和铁丁语(Tiddim)的ɲau, Hwalngau语的ɲau, 卡米语(Khami)的(rə)ɲau。这些形式都正可以与古汉语的“猕”相证合。

上文论证了古楚语词“沐猴”与藏缅族语言的关系。此外,古记载里还有几个可以与藏缅语印合的古楚语词,附论如次。

1. 𧄸《左传·宣公四年》:“楚人谓乳𧄸。”“𧄸”一作“𧄸”,陆德明《经典释文》(卷十六)音“奴口反”;《庄公三年》作“𧄸”。《释文》(卷十五)音“奴走反”。《说文》十四下子部:“𧄸,乳也。”段玉裁云:“《左传》曰:‘楚人谓乳𧄸。’其音‘乃苟切’。今本《左传》作‘𧄸’,《汉书[·叙传上]》作‘𧄸’…皆非也。”又云:“大徐‘古候切’,非也。”“𧄸”(nug/new/no)显然是个藏缅语词。藏语nu(-ma)(乳房)、nud(-pa)(哺乳)<nu(-ba)(吮吸),藏拉语(Tsangra)nu(乳汁),缅甸语nui、卢谢依语hnu(te)(乳房/乳汁),并可资比证。白保罗所拟藏缅语词根*nuw=new(乳房/乳汁)看来是有根据的。

2. 於菟(𪛗)②《左传·宣公四年》:“楚人…谓虎於菟。”杨雄《方言》卷八③:“虎,…江淮南楚之间…或谓之於菟。”郭璞注:“今江南山夷呼虎为𪛗,音狗窠④。”“於”是所谓“发声”,即前缀音,故“於菟”可以单呼“𪛗”。劳费尔(Berthold Laufer)以为“菟”(d'äg/daɪ/d'a)可以与藏语

的stag (虎) < *sa-tag/sa-dag (现代音taʔ/ta) 和藏语族内瓦里语(Newāri)的d'u (虎) 相证合⑮, 其说宜若可信。

3. 李父、李耳 《方言》卷八: “虎, 陈魏宋楚之间或谓之李父, 江淮南楚之间谓之李耳。”《太平御览》卷八百九十一“兽部三·虎上”引应劭《风俗通》: “呼虎为李耳, 俗说虎本南郡中庐李氏公所化为, 呼李耳因喜。”这显然是无稽之谈, 王氏《广雅疏证》和钱绎《方言笺疏》都说它“失之凿矣”。《本草纲目》卷五十一上“兽之二·虎”: “李耳当为狸儿, 盖方言狸为李、儿为耳也。”这同样是臆说。严如煜(1759—1826)《苗防备览》(嘉庆二十五年序)卷九“风俗考下”记湖南永保“土人”方语: “虎曰力”, “父曰阿把, 母曰阿捏”。今湘西土家语称虎为li(力): 公虎为lipa(力把)而母虎为li ni(力捏), 与“李父”“李耳”的古音正若合符节⑯。二者的区别在于所指公母不同, 而不是通行地域有异。土家语属于藏缅语族⑰。土家语的li与同语族彝语支中彝语的la/lo、傈僳语和纳西语的la、缅语支中阿昌语的lo并为同源词⑱。可见所谓楚语或南楚语的“李父”和“李耳”实际是属于藏缅语族的某种古代语言里的词。

当代中外语言学者多主张或倾向于古楚语属于台语族或苗语族之说⑲。但是从以上所举例证看来, 这个说法似乎尚欠周密, 还有进一步商榷的余地。岑仲勉曾主张“楚的统治者为西方民族”⑳。陈士林曾说: “由于族源、民族迁徙以及民族融合等历史关系, 藏缅族语言中或多或少地保存着‘楚语’或与古汉语同源而异流的材料, 通过比较尚可可见㉑。”最近周振鹤、游汝杰又从新的角度提出古“楚语”与古中原华夏族语言的关系问题㉒。这都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不欠前刘叔新在讨论汉语复合词的内部形式时说到㉓, 具有内部形式的复合词有一部分由于词中某一语素所表示的对象难以

了解,因而其内部形式在不同程度上是模糊的,需要用历史方法加以研究才能恢复。所举例子中就有“猕猴”一词。本文所作的探讨不妨说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同时也表明进行这种探索有时候单用纵向的历史方法是不够的,还得辅之以横向的比较才行。

早在四十多年前本师闻宥就曾经指出“猴,緬文语mjok(汉‘沐猴’之‘沐’ muk)”,但仅着此一语,未加申论。今不揣浅陋,试为推衍如上;不当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① 陆元洛之名当作“机”,不作“玃”,辨见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七“跋尔雅疏单行本”;阮元《尔雅注疏校勘记》卷一之一;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一“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

② 括弧内三个拟音分别为董同和《上古音韵表稿》、周法高《新编上古音韵表》、王力《汉语史稿》所拟“上古音”。下同。

③ 颜师古《汉书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贞《索隐》、《文选》卷八《上林赋》注引。

④ 《本草纲目》卷五十一“猕猴”条已正确指出:“《说文》[三下爪部]云‘为’字象母猴之形,即沐猴也,非牝也。”

⑤ 此“讹”若理解为讹变而非讹误,则段说可从,李时珍以“沐”为正字,“母”“猕”为误字,云:“后人误‘沐’为‘母’,又误‘母’为‘猕’。”其说非是。

⑥ 如从古“之”部字带韵尾-g之说,则以“母”对mjok/mjuk自不成问题。

⑦ 关于“合璧词”,参看游汝杰、周振鹤:“方言与中国文化”,《复旦学报》1985年第3期,页236。

⑧ 今本《山海经·西山经》“獬”作“猛”。郝懿行《笺疏》:“猛豹即獬豹也,‘獬豹’‘猛豹’声近而转。”但这也可能是出于后人臆改。

⑨ 分见Jerry Norman and Tsu-lin Mei: “The Austroasiatics in Ancient China: Some Lexical Evidence”, Monumen-

ta Serica, Vol. 32, 1976, pp. 288-292; 苏继庠:《岛夷志略校释》, 中华书局, 1981, “叙论”页4.

⑩ 这类合璧词的两个成分也可能是“大名+小名”或“小名+大名”的关系。承友人林向荣见告, 嘉绒语中也有类似的合璧词。如ts'uŋsko (葱), jatsə pka (鸭)。前一成分为汉语, 是小名; 后一成分为嘉绒语, 是大名。

⑪ 例如《说文》二上口部:“吻(m-), 口边也。”《礼记·曲礼上》郑玄注:“口旁曰呬(n-)。”《广雅·释亲》:“呬谓之吻。”又如《论语·乡党》:“素衣麤(n-)裘。”《礼记·玉藻》郑玄注:“孔子曰:素衣麤(m-)裘。”(“麤”从“弭”m-声, 而“弭”从“耳”n-声。)

⑫ 字又作“樛”, 见《汉书·叙传上》。

⑬ 子云之姓当从木, 不从扌。辨见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卷十; 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第十三·扬雄传》; 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卷七“甘泉赋”。参看黄仲琴:“扬雄的姓”, 《岭南学报》第2卷第1期, 1931, 页13-18; 康达维(David R. Knechtges), The Han Shu Biography of Yang Xiong, Occasional Paper No. 14,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1982, p. 8. 前人或疑《方言》非雄作(如宋洪迈、清汪之昌), 此不具论。

⑭ 郭璞这是给自己注中称引的晋代方言词“𪔐”作音(参看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五“书郭注方言后一”)。按训诂用语通例, “音狗窠”犹言“音狗窠之‘窠’”。所以戴震《方言疏证》说:“此注言音‘窠’, 转语也。”罗杰瑞、梅祖麟(op. cit., pp. 287-288)误解为“𪔐”读“狗窠”二音, 从而构拟为kəu-təu > *kat'a, 并以此与所谓原始南亚语(Proto-Austroasiatic)形式*kala? (虎)相证合, 殊不可信。

⑮ B. Laufer, Jade, 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 1912 (rpt. 1974), p. 183, n. 1; Do: “The Si-hia Language, A Study in Indo-Chinese Philology”, T'oung Pao, Vol. 17, 1916, pp. 53-55.

⑯ 王静如:“关于湘西土家语言的初步意见”, 《中国民族问题研

究集刊》第4辑, 1955, 页154、158、174。参看潘光旦: “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 同上, 页83-87。

⑩ 参看田德生: “土家语概况”, 《民族语文》1982年第4期, 页66-79。

⑪ 《山海经·海外北经》: “有青兽焉, 状如虎, 名曰罗罗。” “罗”或许就是缅彝语群称虎的la/lo。(单音译语衍为叠字重言在古汉语中颇有其例, 如波斯语(jam)sat→瑟瑟(一种绿松石)。

⑫ 爱吉士(Eduard Erkes): “Die Sprache des alten Chu”, TP, Vol. 27, 1930, pp. 10-11; Do: “The God of Death in Ancient China”, TP, Vol. 35, 1940, p. 196; Yan Xuequn (严学窘): “On the Chu Nationality, Chu Dialect and Chu Sound”,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No. 21, 1983, pp. 131-136.

⑬ 岑仲勉: “楚为东方民族辨”, 《两周文史论丛》, 商务印书馆, 1958, 页55-61。

⑭ 陈士林: “《韵虞》注释中反映出来的几个训诂学问题”, 《语言研究》1982年第1期, 页183。

⑮ 周振鹤、游汝杰: 《方言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页38。

⑯ 刘叔新: “汉语复合词内部形式的特点与类别”, 《中国语文》1985年第3期, 页186-187。

参 考 文 献

1. 闻宥: “论汉藏语族中m->n-之演化”,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1卷, 1941。

2. 华侃: “安多藏语声母的几种特殊变化”, 《民族语文》1983年第3期。

3. 李永燧: “哈尼语概况”, 《民族语文》1979年第2期。

4. 戴庆厦、徐悉艰: “浪速话初探”, 《语言研究》1983年